

數據裡的舊回憶

李樂詩

「暗中時滴思親淚，只恐思兒淚更多。」

養老院的長廊總是靜悄悄的，陽光透過紗窗灑進來，在地上鋪開一片斑駁。我在這裡工作三年了，每天穿梭於各個房間，聽著老人們絮絮叨叨講著過去的故事。而陳婆婆，是其中最讓我牽掛的一位。她總是在午後坐在院裡的長椅上，手裡緊緊攥著一張泛黃的照片。那照片已經模糊得幾乎看不清輪廓，上面是她母親唯一留下的影像。三十年來，她反復摩挲著照片，指尖的溫度一點點磨損了照片上的容貌，就像時間擦去了她對母親容顏的記憶。

「小姑娘，妳看，這是我母親。」她總是這樣對我說，渾濁的眼睛裡閃著微弱的光，「可惜我現在，連她長什麼樣子都想不起來了。」陳婆婆患有輕度失智，很多事情她都記不清了，唯獨對母親的思念從未減退。她會跟我說，小時候母親如何在她發燒時整夜不睡地照顧她，如何在貧苦的年代省下一口飯給她吃。這些記憶的碎片，成了她在養老院裡最珍貴的寶藏和支撐生活的稻草。聽著她的念念有詞，心理不禁感嘆當思念化為執念，陳婆婆的母親是否也曾因為思念而流淚化為絨雨來到她的身邊呢？

然而，歲月不饒人。陳婆婆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，從能自己走到長椅，到需要攙扶，最後只能臥床。每次我去照顧她，她總是拉著我的手說：「我這輩子最大的遺願，就是能再清清楚楚地看見母親的臉。」這句話像一根針，深深扎進我的心裡。我想幫她，所以我找了很多攝影工作室和照片修復師。可是每個他們看到那張幾乎花白的照片都搖頭嘆氣：「太模糊了，修不了。」一次次期盼，帶來一次次失望，我幾乎要放棄了。

那個下午，我立刻請假趕到一家數位影像工作室。師傅接過菲林，掃描後在電腦上打開了檔案。螢幕上是一片充滿雜亂的灰濛。他推了推眼鏡說：「傳統方法沒用了，但可以試試 AI 修復。它會透過資料庫裡數以萬計的人臉數據去『猜』，把缺失的部份補回來。」「用『猜』的？」我心裡一沉猶豫的呢喃道。那修復後的，還是陳婆婆的母親嗎？還是只是一個數據拼湊出來的、相似又陌生的臉？然而，看著師傅螢幕上那模糊的輪廓，我別無選擇。我遞出的不僅是一張菲林，更像是一份沉重的信任，寄望於冰冷的數據能溫暖一顆思念的心。

等待的時間格外漫長，我每天都在期待與恐懼中掙扎。我期待奇蹟，卻又恐懼最終得

到的，只是一個技術精湛卻毫無溫度的幻象。科技承諾為我們重現過去，但當它用演算法填補了記憶的空白時，這份被修復的「真實」，所有權究竟屬於誰？是屬於陳婆婆，還是屬於背後的數據模型？

當師傅把洗好的照片遞到我手中時，我的眼淚瞬間湧了上來。照片上是一位溫婉的年輕女子，梳著垂在胸前的麻花辮，幾縷髮絲輕輕搭在臉側，眉眼與陳婆婆相似，嘴角帶著淺淺的笑意，懷裏抱著兩歲大的女童。雖然照片還是有些許歲月的痕跡，但那張臉龐如此清晰，如此生動，我知道或許我賭對了。

就在這時，養老院來電：「陳婆婆情況不好，已經送急救了。」我握著照片奔向醫院。病房裡，陳婆婆靜靜地躺著，呼吸微弱。我輕輕走到床邊，把照片放在她手中：「婆婆，您看，我找到您母親的照片了。」她緩緩睜開沉重的眼皮，渾濁的雙眼在看到照片的瞬間閃過清明。淚水順著她佈滿皺紋的臉頰滑落，她顫抖的手指輕輕撫過照片中母親的臉龐，嘴角慢慢揚起一個弧度。

「媽媽……」她輕聲喚道，把照片緊緊貼在胸前，像是終於找到了遺失已久的珍寶。

那一刻，我也欣慰的看著病床上的這一幕。無論這照片裡的容貌如何被重建的，它還是點燃了陳婆婆眼中懷念的光彩。對於一個在記憶迷霧中徘徊的人，AI 給予的並非一個冷冰冰的「正確答案」，而是一個讓她思念得以安放的「完美答案」。那天傍晚，陳婆婆靜靜地走了，帶著滿足的笑容。護士後來告訴我，她走的時候很平靜，手裡還緊緊握著那張照片。我看著那張從數據之海中打撈起的舊回憶，圓滿了一段跨越時空的思念。它讓我了解到科技是帶有溫度的，在記憶與遺忘的邊界，是科技為她們搭起了一座橋樑。